

我会尽力聆听

我是一名助产士。16年来我都是在西班牙Malaga 附近一个小镇上的一所初期护理 中心工作。

2010年12月8日

助产士的工作范畴是多元化的：例如监控怀孕期的状况、提供产前和产后的课程，及分娩前的家访等等。此外，我也会为一些有兴趣的人士提供自然家庭计划的咨询。

这职业一般都会遇到很多混淆的情况。但是，感谢天主，我自幼多得双亲给我的基督信仰和主业会的培育（我是主业会的独身associate成员），使我能够给与那些痛苦不堪而来看我的人一丝希望。

有时，我会遇到一些因一时的迷惑，听了不良的劝告而堕胎的母亲，她们心理上受到极深的创伤，每天都得面对自己良心的谴责，而承受极大的痛苦和内疚。最近，一位女士含泪向我诉说：「我是不会被宽恕的，我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所做的。」

我会尽力去聆听和安慰她们。大多数人都是出於无知，或是其他原因而远离了天主的教徒。所以我会鼓励她们回到天主身边，寻求祂的宽恕和办修和圣事。因为我坚信－我一次又一次看到相同事件的发生－只有当她们领悟到自己已经获得天主的赦免与祂修和後，她们才能原谅自己，重拾希望。

我知道会发生甚麼事

我时常被邀请到一些健康中心，或是在讨论会上为这些议题发表意见。儘管我的时间有限，仍然尽可能地出席，因为我知道会发生什麼事情。

在会议结束後，几乎每次都有一位女士要汢单独询问我一个私人的问题。最近一次是当我在讨论關於堕胎的议题时，一位年轻女孩来找我，对我说她已与某堕胎诊所约定了，但想在去之前与我谈一下。

我静静地听著她说了很久，让她倾诉心里的重担。讲完後，我告诉她我很明白她的处境有多困难，但我所能做到的是指出她所作的抉择是最错误的一个。我劝告她祈求圣施礼华给她力量生下那个孩子。

此後，有好一段时间我都没她的消息。後來我听说她不但生下那孩子，而且又再生了两个。她也决定再恢复她的基督信仰。现在她已拥有一个大

家庭，亦时常到主业 会中心接受基督信仰的培育。

她屬於妳，甚於屬於我

感谢天主，这种改变并不罕见。一天，有一位我几乎已记不得的病人走进来，手中 抱著一个仅五天大的女婴，对我说：「抱抱她，这孩子是妳的，我特地带她来见见 呱，因为她是屬於妳的，更甚於屬於我的。」

我想起来她是谁了，数月前我曾与一位年轻的女孩倾谈了一段颇长的时间。那时她 坚决要堕胎。她的意志那麽坚定，已经收拾好行李，準備捨弃丈夫，带著小儿子离 家出走。

我尝试帮她恢复对天主和自己的信心。告诉她，现在她视为是她计画里的绊脚石的 胎儿，会相反的是她所有困难中的一个终极解决方案。我也向她保证，如果她能将 自己完全交託给天主，祂定会助佑她的。

她说：「你说对了，天主帮了我一个大忙！我与丈夫之间的问题都解决了。他很著迷他的小女儿。」

并不是所有来找我的都是母亲

有一次有位男士问我，他的妻子可以在哪里堕胎。我告诉他，我的职业是将生命带给世界，而不是除掉它。他生气地走了。

不久他又折返，而且更激烈地坚持要得到答覆。那场面真令人难堪而紧张，我唯有用冷静和清晰的语气面对他，说明他找错了地方。他继续坚持，甚至带些怒意，而我亦一再强调，我的双手只为生命而非为死亡工作，我没有办法说服他。我们的对话非常地不愉快，当他离开时，我双手仍在颤抖。

过了几天他又回来了。我一看见他就紧张起来，直到他说他是来为自己的粗鲁行为道歉的。也感谢了我那麽详细地为他解释。我问他：「你的妻子

怎样了？」他回答说：「她很好，很高兴我们决定了保留胎儿。」

英勇行为

很多时候，我会见到一些人的行为只能以英勇二字来形容。例如，有一位怀孕的妈妈，本来已有一位唐氏症的孩子。我尽力帮她满複杂的第二胎，但她坚持拒绝做任何特别的测试，因为她已决定喜悦地接受天主赐给她的孩子，不论健康与否。

她後來是剖腹分娩的。我有幸是第一位抱她孩子的人，一个漂亮、完美和健康的男婴。七年後，当我们再在街上遇见时，母亲便对孩子说：「看，这就是你出生时第一位抱你的女仕。」他回答说：「真的吗？这就是你一直要我为她祈祷的人吗？」

戏剧性的情况

有时，我亦会看到一些年轻人的戏剧性场景。有一次，一个女孩告诉我，

她怀的胎儿的父亲患有爱滋病。她错误地以为如果怀了他的骨肉，便可以帮助他，甚至已搬到另一城市，以便和他一起生活。那知当他知道她已怀孕，便遗弃了她。她举目无亲，孤单无助，便想要打掉那胎儿。她拒绝做任何的测试，看看自己是否也染上这疾病。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哭泣！

我和小儿科医生的努力照顾和帮助，她生下一个很健康的女婴。她偶尔会带她的女儿来探望我，「抱抱她罢，她真是『妳的女儿』，我带她来给你看看。」现在她已开始重新生活，结了婚，并生了另一个孩子。她感谢天主，我们在那最恶劣的时刻帮忙她做了母亲，并说：「如果不是妳那样做，我定会抱憾终生。」
